

張淑英／撰文，皇冠出版社／圖片提供

《百年孤寂》：弒神的故事

馬奎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八日領取諾貝爾文學獎時，發表一篇經典的致詞稿〈拉丁美洲的孤寂〉，回應當年的得獎代表作《百年孤寂》。他在講稿的前段與結束中提到拉丁美洲前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，智利詩人聶魯達：「最偉大、最偉大的詩人，詩可以如此奇蹟式的全面救贖我們的拉丁美洲，詩人從《馬丘比丘之巔》中為我們最美好的夢想卻找不到出路，流露出他千年的悲嘆。」詩之於聶魯達，就如小說之於馬奎斯。《百年孤寂》是詩性譬喻的《馬丘比丘之巔》，《馬丘比丘之巔》是敘事的《百年孤寂》。

《百年孤寂》第一章提到「那個世界是如此嶄新，許多東西都還沒取名，提及時得用手去指」。《馬丘比丘之巔》第十節寫到「古老的美

洲，沉沒的新娘／一樣是你的手指／從叢林中躍出迎向眾神的高空時／在明亮體面的婚宴儀式和旗幟下／混著轟隆鼓聲與長矛／也是，也是你的手指」。詩與小說中的隱喻是創世紀，也是新發現。哥倫布出航前，雄心壯志用手指指著航行的目的地，以為是印度，落腳在美洲，而有了發現新大陸的壯舉紀事。

《百年孤寂》的書寫，用聖經創世紀的故事連結前哥倫布時期的美洲大陸原貌，以及歐洲人進入美洲殖民的情境與蛻變，帶出一個家族世代的悲情宿命。小說挪用哥倫比亞為背景，陳述本土的傳統與信仰、新移民的強勢與欺壓，而外來文化的衝擊讓在地人民對土地的情感、身份的認同產生了抗拒和混淆。那麼，《百年孤寂》的繁複敘述究竟著墨那些議題？

時間：小說的敘述時間約莫環繞在一八二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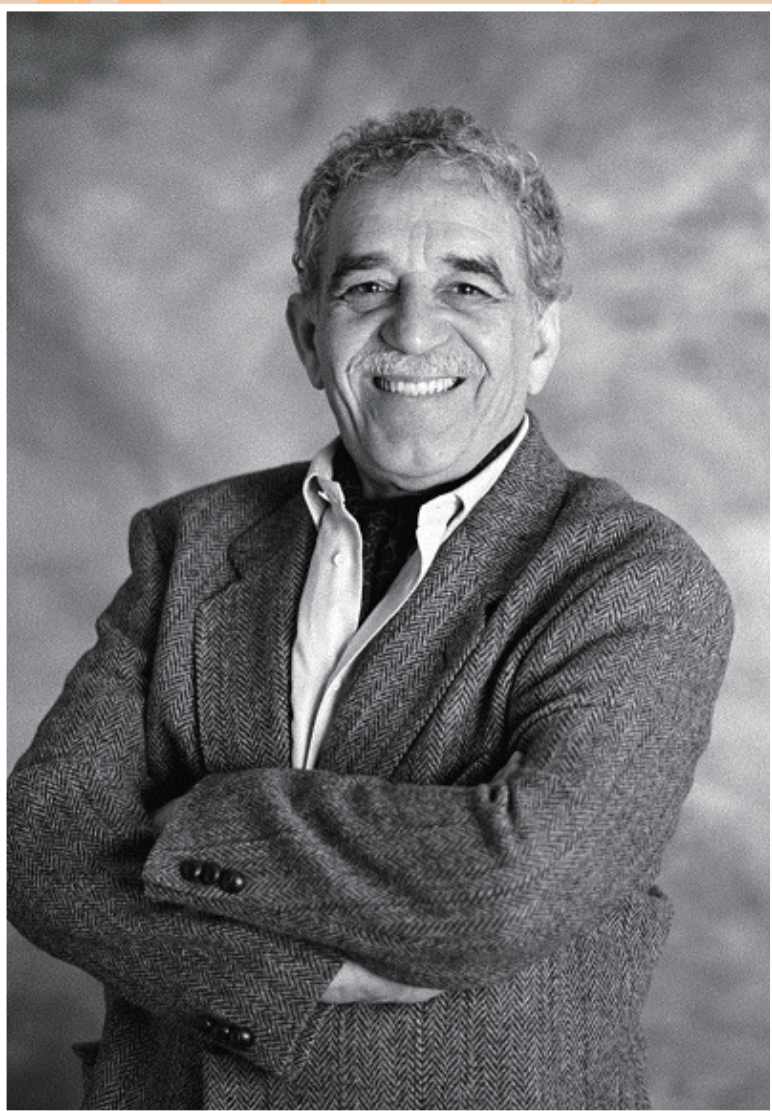
到一九二七年間，時而回溯到十五十六世紀西班牙殖民初期（例如荷西·阿爾卡迪歐·波恩地亞發現西班牙大帆船的敘述），這百年間哥倫比亞經歷內戰、貪污、獨立、暴力、西班牙帝國舊殖民和美國新霸權殖民的拉鋸。然而小說裡的人物所生活的時間是循環的時間，封閉的空間。根據亨利·伯格森（Henry Bergson）的時間空間論，第一世界的時間觀是直線進行，朝向未來，意味進步；第三世界的時間觀是循環自轉，朝向過去，甚至靜止。因此，波恩地亞家族的循環命運，代代期待有新契機新氣象，卻代代走不出孤寂、挫敗至死的宿命。

非／愛情：每個人在愛人和所愛之間糾葛，在忠誠與背叛之間游移／猶疑。沒有能力擇己所愛，生出的孩子不是源於兩情相悅的無奈。例如，碧蘭·特內拉，分別和荷西·阿爾卡迪歐和奧雷里亞諾兩兄弟生出一子，卻非愛的結晶。阿瑪蘭塔·烏蘇拉是另一個

典型的例子，這位《百年孤寂》裏眾女相的綜合體，一個積極、細心、嚴謹、堅毅的女人，雖然接受歐洲文化的薰陶，回到馬康多仍然無法與固著的傳統抗衡。然而在愛情方面，卻有著家族血液裏縱慾亂倫的劣根性，當丈夫遠離，她便偷情，與姪兒奧雷里亞諾·

巴比隆尼亞享受溫存，他們這對「姨姪」戀是《百年孤寂》裏唯一找到真愛的一對，卻因亂倫詛咒，阿瑪蘭塔·烏蘇拉產後出血死亡，預言應驗，生出一個豬尾巴的後代。

孤寂：《百年孤寂》在男性人物的刻畫，更多於女性人物，行文間流露出「沙文主義」的筆觸，卻也是大男人主義的孤獨。波恩地亞家族世代的名字循環重複，一樣的命運，一樣的個性。凡是叫阿爾卡迪歐的，身材高大魁梧，喜高談闊論，積極進取，獨立自主，獨裁性格，冒險好戰；凡是叫奧雷里亞諾的，都是矮小瘦削，內向害羞，孤僻獨處，喜愛閱讀。只有雙胞胎阿爾卡迪歐二世和奧雷里亞諾二世，因為戲耍，喜愛對調彼此的衣物，長大後彷彿基因突變一般，連身材都彼此對調，唯一相似的地方是家族的孤獨性格，孤獨地告別人世，兩個人都同一天去世。《百年孤寂》裏男人承受的孤寂遠比女人深刻沉重。例如荷西·阿爾卡迪歐·波恩地亞沉迷於煉金術和探索時間的行程，終老失神發呆，孤獨死去；而他的兒子，奧雷里亞諾·波恩地亞上校（逃過十四次狙擊，七十三次埋伏；跟十七個女人生下十七個兒



子，全都在同一晚先後遭到殺害）也依樣孤獨悲戚，跟父親一樣老死在同一株栗樹下。

馬奎斯如何將眾多繁複的元素結合在這部巨著裏？首先是「自我互文性」的書寫累積，《百年孤寂》之前，馬奎斯已在其它短篇小說（《枯枝敗葉》、《沒人寫信給上校》……等作品）佈局「馬康多」，塑造奧雷里亞諾·波恩地亞上校人物的原型和情節。「馬康多」這個村莊的建造，擬仿聖經提到的人間天堂，豐饒的土地傍水而居。馬康多逐水建造的靈感取自哥倫比亞真實的地理瑪塔普羅省（Magdalena）與瑪塔普羅河的「阿拉卡塔卡」鎮（Aracataca），而瑪塔普羅又指涉聖經中提及的耶穌的女追隨者「抹大拉的馬利亞」（Maria Magdalena/ Mary Magdalene）。

再者，馬奎斯解構聖經創世紀的神的故事，延展出《百年孤寂》的奇人奇蹟。吉普賽男子梅賈德斯擁有的超能力和不朽，解讀羊皮紙的預言和密語；烏蘇拉和阿瑪蘭塔母女也都有預知死亡的能力。此種屬於上帝的神力與創造力的特權，在《百年孤寂》中被人（梅賈德斯、烏蘇拉、阿瑪蘭塔）的行為能力所取代。最後，聖經的末世啟示錄：波恩地亞家族世代因為不

知密語而沒有解讀出羊皮紙的預言，最後一個子弟奧雷里亞諾·巴比隆尼亞終於知道通諭，但是知道的當下他已經沒有機會，一切將隨之消失。這是《百年孤寂》第一章與第二十章前後呼應的創世紀與末世啟示錄的始末，也是尤薩（Mario Vargas Llosa）所謂馬奎斯「弑神的故事」的佈局。

二〇一七年諾貝爾評審委員會讚許石黑一雄的頌詞提到：「簡單來說，把珍·奧斯汀與卡夫卡綜合起來，再加上一些普魯斯特，就是石黑了」。文學創作或許不該以加法計算，否則恐流於「彙整編纂」，不是「創造創新」。五十年來，評論《百年孤寂》與馬奎斯的寫作技巧的論述汗牛充棟，也常有評述提及「福克納+卡夫卡+超現實主義」¹¹馬奎斯+魔幻寫實。

馬奎斯吸收了福克納的「約克納帕塔法」傾圮毀滅的圖像，融入聖經故事，創造哥倫比亞的「馬康多」；他嘗試了卡夫卡的人／蟲變形，植入民俗傳統與迷信，形塑可能存在的動物與人一體的新異形；他也運用了意識流的心靈活動，結合眾多奇情異事，譜出六代命運循環的家族史，更刻意折騰讀者，讓讀者陷入剪不斷理還亂的人物迷宮中解鎖尋思路。他在哥倫

比亞、西班牙、墨西哥磨練記者的批判與觀察力，在墨西哥住所寫哥倫比亞，一九六七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《百年孤寂》，十五年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，五十年後依然影響全球文學的創作。隨著中譯版的再次問世，隨著我們對《百年孤寂》的再研究與了解，魔幻／寫實的故事其實尚未結束，裡面還有許多故事環節期待下一個哥倫布，用手指指出另一個創世紀，另一個新發現。

張淑英

現任臺大外文系教授兼任國際事務處國際長。馬德里大學西班牙及拉丁美洲文學博士。輔仁大學西文系、西研所學士、碩士。二〇一六年應邀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榮銜。現為《英語島》「教授不語色」專欄撰文。學術專長為當代西班牙、拉丁美洲文學。近年專注旅行文學、流浪漢小說、飲食文學、情色文學、黑色電影、中西筆譯等研究。西書中譯作品《佩德羅·巴拉莫》《莫雷的發明》《亞卡利亞之旅》、《杜瓦特家族》，以及北島的《零度以上的風景》。西譯作品《斷部作品》。行政職務方面，參與國內、外高教組織，教育者年會與高教論壇，以中、西、英文發表國際合作策略、校園國際化、學生移動力……等議題數十場。